

续子不语

清·袁枚

卷一

狼军师

有钱某者，赴市归晚，行山麓间。突出狼数十，环而欲噬。迫甚，见道旁有积薪高丈许，急攀跻执<木屈>，爬上避之。狼莫能登，内有数狼驰去。少焉，簇拥一兽来，俨舆卒之舁官人者，坐之当中。众狼侧耳于其口傍，若密语俯听状。少顷，各跃起，将薪自下抽取，枝条几散溃矣。钱大骇呼救。

良久，适有樵伙闻声共喊而至，狼惊散去，而舁来之兽独存，钱乃与各樵者谛视之。类狼非狼，圆睛

短颈，长喙怒牙，后足长而软，不能起立，声若猿啼。钱曰：“噫！吾与汝素无仇，乃为狼军师谋主，欲伤我耶！”兽叩头哀嘶，若悔恨状。乃共挟至前村酒肆中，烹而食之。

几上弓鞋

余同年储梅夫宗丞得子晚，钟爱备至。性颇端重，每见余，执子侄礼甚恭，恂恂如也。家贫，就馆京师某都统家，宾主相得。一日早起，见几上置女子绣鞋一只，大怒，骂家人曰：“我在此做先生，而汝辈几上置此物，使主人见之，谓我为何如人？速即掷去！”家人视几上并无此鞋，而储犹痛詈不已。都统闻声而入，储即逃至床下，以手掩面曰：“羞死，羞死！我见不得大人了！”都统方为辨白，而储已将床下一棒自骂自击，脑浆迸裂。都统以为疯狂，急呼医来，则已气绝。

白龙潭

弥勒县旧城集汉夷杂处，环山而居。山麓有白龙潭，宽可数亩，有良田千顷，筑土坝以蓄水。俯临大河，水溢，则启闸以泄。雨时二龙相斗，状如小蛇，或见巨木一段，蒙青苔而竖游，每每冲决坝岸。一日，众农栽秧，值细雨中，飞鱼大小成对，如摆队伍，有绛衣女子持扇挥之，偕至潭中，随即不见。相传龙女归宁云。

夷人侬二家，天将暮，忽来衣孝服者，云来投宿。问其所需，则索卧房一间，一大缸满贮清水而已。侬疑客浴，遂如所请，并欲为备酒食。客曰：“不必，惟有一事相烦，更当重谢。”侬问：“何事？”客曰：“此地龙潭后有大树，君往伐之。俟其将断，先用巨绳缚住，俟潭中有两羊相斗。即断绳倒树。”侬许之。

黎明伐树，果见潭中水沸如潮，有黑白二羊出斗。侬思当是此时，乃断绳而倒树，黑羊跃出，水亦平复

。急归，欲告客以请功，客竟遁矣。问妻，妻曰：“客在房，未尝出户。”乃共搜之。疑其在缸，启覆观之，则黄金满焉，始知客即白龙化身，争潭求助者。于是潭遂以白龙名，而侬家至今称首富。

露水姻缘之神

贾正经，黔中人，娶妻陶氏，颇佳。清明上坟，同行至半途，忽有旋风当道，疑是鬼神求食者，乃列祭品沥酒祝曰：“仓卒无以为献，一尊浊酒，毋嫌不洁。”祭毕，然后登墓拜扫而归。

次春，贾别妻远出。一日将暮，旅舍尚远，深怯荒野无可栖止。忽有青衣伺于道旁问曰：“来者贾相公耶？奉主命，相候久矣。”问“为谁？”曰：“到彼自知。”遥指有灯光处是其村落，私心窃喜，遂随之去。

约行里许，主人已在门迓客，道服儒巾，风雅士也

。楼阁云横，皆饰金碧。贾叙寒暄问曰：“暮夜迷途，忽蒙宠召，从未识荆，不解何以预知，远劳尊纪？”答曰：“旧岁路中把晤，叨领盛情，曾几何时，而遽忘耶？贾益不解。主人曰：“去年清明日，贤夫妇上墓祭扫，旋风当道者即我也。”贾曰：“然则君为神欤？”曰：“非也，地仙也。”问所职司，曰：“言之惭愧，掌人间露水姻缘事。”贾戏云：“仆颇多情，敢烦一查，今生可有遇合否？”仙取簿翻阅，笑曰：“奇哉！君今生无分，目下尊夫人大有良缘。”贾不觉汗下，自思妻方少艾，若或有此，将为终身之耻，乃求为消除。仙曰：“是注定之大数，岂予所得更改？”贾复哀求，仙仰天而思，良久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幸而尊夫人所遇庸奴也，贪财之心胜于好色。汝速还家，可免闺房之丑，不过损财耳。”贾屈指计程，业出门四日矣，恐归无及，又思为蝇斗微利而使妻失节，断乎不可。乃辞仙而归，昼夜赶行。

离家仅四十里，忽大雨如注，遂不得前。明午入门，则见卧房墙已淋坍，邻有单身少年相逼而居，回忆

仙言，不觉叹恨。妻问：“何叹？”曰：“墙坍壁倒，两室相通。彼此少年独宿，其事尚可言？而来问我乎！”妻曰：“君为此耶，事城有之，幸失十金而免。”贾询其故，曰：“墙倒后，少年果来相调，予逃往邻家，不料枕间藏金遂被窃去。今渠怕汝归，业已远颺。”问金何来，则某家清偿物也。贾鸣官擒少年笞之，而全卒难追。此事程惺峰为予言。

缢鬼申冤

新安赵天如，授徒黄氏。酷暑畏热，夜不成寐，向居停请易卧室。居停为指数处，皆不当意，惟一楼院内多花树，清风徐来，赵喜之，黄似不可。赵疑切近内室，黄曰：“非也。上有鬼魅，故未敢令先生居。”赵云：“无妨。”遂移榻焉。秉烛以待。

夜半，忽闻梁间有声，观之，则弓鞋双垂而下，年二十许之美人也，凭栏望月，取妆奁作梳沐状。复行

至厢楼，揭起覆瓦数沟，取出白镪六封，摊几上展玩叹息。仍复包裹藏瓦沟中，覆盖如故，转身至赵榻前，将掀帷幕。赵下榻叱逐，直至楼下。入后园竹林中而没。窥之，内有新厝棺，心知即此祟。

明日晤居停，问曰：“后园之鬼，得无自缢者乎？为君家谁？”黄不觉泣下，曰：“死者为吾爱妾张氏，性最敏慧，掌出纳银钱。一日收某处租三百两，甫交未几，及吾急需，则乌有矣。予一时盛怒，以污蔑之言骂之。詎知渠忿，竟寻短见。”赵曰：“是君暴急之过。然其事可得终明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”问：“有子否？”则现拜门墙者是也。赵曰：“请为白其冤。”拉黄登楼，揭瓦沟取金出，果然原物也。

其夜，见鬼复下如前作梳沐状，取笔题诗于墙，向榻前再拜而去。诗曰：“小婢偷金去，私藏瓦上沟。今朝冤始雪，我恨亦全休。”自后，此楼安静矣。

执锡二童

顺治进士蒋封翁，名伊，求嗣于灵岩。梦禅僧指执锡二童为之子，因举长子，名之曰陈锡，后为云贵总督。晚年尝曰：“吾命中尚应得一子。”久之，梦其中堂曝锦被一床，一龙蟠裹其间。适田户曹姓者送租，关携其妇至，甫十馀岁，裹旧锦衣嬉笑。公见大惊，遂留纳之，生文肃公。

赵氏三世为神

常州赵恭毅公为康熙名臣，人所共知。薨后，有苏州过姓者尝识公于生前，后泛舟洞庭，薄暮，见大舸顺风而来，旗灯皆书湖广城隍司，心窃异之。及迫视，则公危坐舟中，方据案视事。

又陆先生子静，善敕勒之术。尝伏坛至二天门外，见公亦在二天门奏事。其子侍读公，以大臣子弟效

力肃州军前，恭毅公薨，恩许奔丧，侍读哀毁遘疾，病中每目谔曰：“呕吐满地，使人难堪，吾何为居此职耶！”众问其职，曰：“痰火司也。”家人不知痰火司为何神。越日，祷于东岳行宫，则两庑果有痰火司神。病革，人见痰火司灯笼入门，遂瞑。

其子副使公没后，逾年，洪氏姑病昏不省人事，恍惚至一衙署，见公自内出，讶曰：“妹何为来此？”延入，谈家事甚悉。姑问：“兄现作何官？”曰：“巡海道也。事繁，刻欲他出，不能留汝。”且曰：“汝嫂亦不久人间，家中多事，可属两侄慎之。”遣二役持香送归。及苏，室中尚有馀香。未几，族人以立嗣兴讼，弥年不宁。又未几，其嫂黄恭人下世。

张少仪观察为桂林城隍神

长洲顾某，以父久病祷于神，愿以身代。一日，梦城隍神遣隶摄至署前，不得即入。见有肩舆远来，

顾侧立以待，乃其师也。自舆中出，执手慰劳，且曰：“余已为某方土地，生何事至此？”顾具以告，曰：“此大孝，吾当为汝白之。”良久出曰：“今日神有事，当改期。”遂苏。

赵曰，隶摄如前，至则神召入，问其父病状，对曰：“骨瘦如柴。”神大怒，趣隶杖之。顾不解，呼冤。未几，内送一纸条出，神见之，色始霁，曰：“汝父设药肆，某年大疫，不索药道，功德甚大，且怜汝孝，可以延寿一纪。”顾谢而出，问旁人：“神何以怒？”曰：“兽中惟豺最瘦，世人多讹作‘柴’。神始闻之，以为比父于兽，故怒。赖幕客辨明，乃免。”

署前所见诸人，皆其乡先辈以刑辟死者，一人被縲绁，一人将递解远行。顾不识，问之，曰：“此原任知府某，为其部民所诉，张化为桂林府隍神移牒取之耳。”问：“张公何人？”曰：“余亦忘其名，尝在云南粮储道，今河南巡抚毕公舅氏也。”

张名凤孙，字少仪，长洲人，与余同举鸿词科，少时有“张三子”之目。三子者，孝子、君子、才子也

。生平多厚德，宜其为神。然冥中不知其名，但以戚党官位相炫耀，毋怪人之好谈显者矣。

尸合

山东王伦之乱，临清焚杀最惨，男女尸填河，高于岸者数尺。贼既平，启闸纵尸顺流而下，无赖者窃剥其衣，故尸多裸露。忽一女尸，年可十七八，裸仰水面，流至闸侧，左足挂闸而止。俄一男尸，年略相似，裸流而下。甫至闸间，忽跃水而起，与女尸合抱，颈股交压。众以篙拨之，竭力不能开。须臾流去，亦不辨其谁氏子也。

葛先生

河南汲县李秀才，就馆村落。夕行迷路，远望丛

续子不语

木间灯火，趋之，见一茅舍，隐隐有读书声。叩其门，主人出迎，年四十许，见李延入，自称葛姓，素好读书，厌尘市嚣杂，故隐此僻处。且言其妻在家乏食，为妻母逼嫁，明日将投河，惟君能救，望乞垂援。言之泣下，李唯唯。因就止宿，茵褥精洁。

既明，身卧冢上，并无屋舍，李骇极趋归。道遇一妇，衣绿衣，行且泣，临

水将自投。李挽止之，询其所以，则葛姓妻也，孀居乏食，父母欲夺其志，故觅死耳。李以去舍不远，邀归，与姬共述其异，养为已女。李年迈已五十馀，忽举一子，视其眉目，酷肖所遇葛姓者。戏以“葛先生”呼之，儿辄舌投其怀。

天后

林远峰曰：天后圣母，余二十八世祖姑母也，未字而化，灵显最著，海洋舟中，必虔奉之。遇风涛不测

，呼之立应。有甲马三，一画冕旒秉圭，一画常服，一画披发跣足仗剑而立。每遇危急，焚冕旒者辄应，焚常服者则无不应，若焚至披发仗剑之幅而犹不应，则舟不可救矣。或风浪晦冥，莫知所向，虔祷呼之，辄有红灯隐现水上。随灯而行，无不获济。

或见后立云际挥剑分风，风分南北。船中神座前必设一棍，每见群龙浮海上，则风涛将作，焚字纸羊毛等物，不能下，便令舟中称棍师者焚香请棍，向水面舞一周，龙辄戢尾而下，无敢违者。若炉中香灰无故自起，若线向空而散，则船必不保。

余族人之父某，言其幼时逢漳郡官兵征台湾，致祭教场中，某随父往视，见后端坐熏上，貌丰而身甚短。急呼父视之，已不见。

阴氏妹

吴郡申衙前阴某，有妹才十二岁。时方中秋，家人

续子不语

方共饮，闻比邻妇逆其姑，诟谇声甚厉。妹忽变色起，持刀直入其家，毁其几案，捉妇将刃之。家人奔救，女力甚猛，五六人持之方得脱。挟归问其故，犹拗怒咆哮，厉声曰：“我必杀此妇报其母。”家人强之卧，则鼾睡矣。醒而诘之，惭汗啜泣，不自知其故。

虎投河

绍兴西乡，溪水甚深。一儿戏溪上，见虎来，儿窜入水，泅而出没，且覘之。虎坐岸上眈视良久，意甚躁急，涎流于吻。忽跃起扑儿，遂堕水中，愤迅腾掷，溪水为沸，数跃数堕，竟不能起。儿获免而虎溺死。

武夷君

大兴朱竹君学士，督学安徽。梦上帝召复武夷君位

，先生以文集未成泣辞，帝许之。醒而述其事于贵池令林梦鲤，闻者共异之。后视学闽中，谒武夷君庙，庙内施設位置，与梦中一一物合，心益异焉。任满复命，无疾而终。余按：宋人说，杨文公初生时，遍身紫毛长一尺，自呼武夷君，与竹君先生相似。

九华山

九华山最著神异。相传明季海公刚峰雨中皮靴登山，同伴告以皮靴乃牛皮所作，是荤非素，不可着也。乃易草履，随众参神。指庙中鼓问神曰：“此亦皮也，宁非荤耶？”言毕，忽霹雳从庙起，将鼓击碎，至今庙鼓无敢用皮，以布代焉。有江南太平人顾翁，生一子一女，皆成立而妻死，块然老鳏。为子娶农家女姜氏，年十七，性仁孝，翁爱之。亡何，翁疾作，而子未归，姜闻呻吟声，稟请延医。翁曰：“我足疾也，但须温暖便差。”姜曰：“果若是，又何难？”乃为翁抱足眠，盖

惟知尽孝，不解瓜李嫌者。

次春子归，道经妹家，妹以嫂孝告之。不能无疑，而难于发口，乃暮而抱襖被于别室，不与姜眠。姜心疑骇，问其夫。夫曰：“汝闻世上有翁媳同眠者乎？”姜始大悟，曰：“吾哀翁老病，实与同眠，此心惟天佛知之耳。”其子笑而不答。

一日，闻邻姬鸣锣诵佛声，出问：“何作？”曰：“将朝九华。”姜即附件同行。焚香跪拜毕，见对山香炉峰悬崖绝壁，问：“彼何名？”老姬曰：“此处名龙口香，心迹不能自明，可质证于鬼神者往焉。”姜闻大喜，执香前往。老衲阻之曰：“予作沙弥至今老矣，未见有敢登者。况娘子纤纤莲步，岂可冒险者？”姜不听，直抵其处，看者心悸。果及半山而堕，众惜其已成齏粉矣。

邻姬归，急告其翁，翁怪其谬，曰：“吾媳昨已返舍。”引邻姬入，果见姜瞑目盘膝坐蒲团上。姬等惊曰：“此即活佛，何须更朝九华！”于是齐声念佛而朝拜之。姜始张目而起，共验蒲团，上有“九华山置”四字在焉。

。共问翁：“汝媳何时还家？”翁曰：“昨闻院中有声，心疑为贼，偕子往视，则飞下吾媳也，目瞑若死，气息奄奄，故抬诸室。问之，则曰：‘媳欲表心迹，故含忿而往，并未虑及生死。不料山高千寻，足软便堕，亦不知何由而归家，’” 姬乃为翁父子述其事，于是夫妻相抱大哭，远迓惊异。嗣后，朝九华者，先来礼姜云。

张稿公

张稿公者，滇南总督衙门掌稿吏也，诚朴无私，历任制府多信服之。一夕早起开门，见缢尸高悬，细认为某甲，缘讼事求稿公左袒而本许者，因复闭门静坐，以听外信。及朝暾上，再启门，则缢尸已不见矣，私心窃喜。旁午，忽闻县令出城相验，访死者为谁，则门上缢尸某甲也。始而骇，继而疑，终莫解其故。

数月后，遇市上卖菜佣赵某问曰：“某月之晨，君见缢者惊乎？”稿公闻之，招赵入室，款以酒食，问何以
